



## 国防纪事

“春节”，在每一个同胞、每一个战友心里，都是无比亲切和温馨的。至今，我仍深深记得20世纪60年代初，在连队过大年的情形：以班为单位包饺子，卸下门板，在门板上铺开报纸，把饺子抬到连队伙房，一个班一个班地排队下锅；炊事班班长威风凛凛地站在锅台上，用亮闪闪的大铁铲在锅里轻轻地搅动……那个年代虽然没有各种现代化厨具，却有足足满满的年味儿。

我曾两次重走红军长征路，查阅了许多资料，访问了不少老红军。从他们的叙述中，我了解到，我们的前辈在长征路上是怎样克服艰难困苦过春节的。中央红军干部休养连于1935年2月3日除夕之夜，在寒风细雨中跋涉了30多公里山路，在泥泞的远征中辞了旧岁，迎了新年。中央纵队一渡赤水后，在除夕之夜抵达四川省叙永县城南79公里处的石厢子时，把之前在土城筹集的食物，先一部分给当地穷苦乡亲，然后再根据需求分配给红军官兵。毛泽东同志比其他人多分得一份辣椒，却把自己那一碗难得的腊肉送给了伤员。穷苦群众和红军在坝子上过春节，吃了一顿开心的年夜饭。在漫漫长途跋涉中，更多的红军指战员根本没有过年的概念。

我曾听志愿军老兵讲过，当年在抗美援朝战场是怎么度过3个春节的。1951年2月6日，是志愿军在朝鲜迎来的第一个春节。紧迫的战局，根本不允许官兵过节。一把炒面一把雪，每个人都舍生忘死地战斗在艰苦卓绝的战场。

1952年1月27日，是志愿军在朝鲜过的第二个春节。美帝国主义侵略者公然违反国际公约，用心险恶地对中朝军民实施了“细菌战”。“细菌就是敌人，防疫就是战斗。”“消灭一只苍蝇、一只老鼠就是消灭一个美国鬼子！”这个春节，志

愿军许多部队指战员都是在抵御“细菌战”的严峻形势下度过的。

1953年2月14日，是志愿军老兵回忆说的第三个春节。有的志愿军老兵回忆说：“除夕夜，我们坐在抢修铁路的工地上，看志愿军高炮部队打美军的飞机。当敌机飞过来，想要轰炸我们刚刚修起的清川江大桥时，部队顿时齐开探照灯，一条条灯柱闪来闪去，捕捉每一架敌机。高炮群这时一起开火，打得敌机倒栽葱。”为了让大家在除夕夜吃上大米饭和猪肉炖粉条，有一个连队炊事班全班人员都在伙房忙乎。突然遭到敌机偷袭，炊事班的战士们几乎全部牺牲。虽然紧急组建了新的炊事班，官兵们如愿在除夕夜吃到了大米饭和猪肉炖粉条，但大家知道，这是炊事班的战友们用自己的生命给大家换来的。那个除夕之夜，连队的干部战士是含着热泪吃完这顿年夜饭的。

这是我们“最可爱的人”在战火中的异国他乡过春节的真实情形。

在祖国的北方，过春节要吃饺子。南方人过大年不一定吃饺子。这让我想起一个过年吃饺子的温馨故事——来到鞍钢化工总厂洗煤车间做推土机手的湖南青年雷锋，在寒冷的北方过的第一个春节，是在师傅李长文家吃的饺子。

除夕之夜，李师傅把雷锋和他的几个老乡，请到自己的家里。雷锋把一张卷着的年画《年年有余》交到师傅手中。屋小人多，热热闹闹，喜气洋洋。李师傅的儿子那年只有10岁，很怕见生人，只用眼睛看看这个、瞧瞧那个。大家坐下来，开始很拘束，很快就熟络起来。雷锋要学包饺子，结果包得不像样子。大家笑话他，他用手指挠挠前额，弄了一脸白面。

李师傅的儿子也在包饺子，比这几个南方来的大哥哥、大姐姐强多了。雷锋看到李婶把一枚五分硬币放在一个饺子里，便问：“婶，这是干什么？”李婶说：“谁吃到这个有大钱儿的饺子，谁有福哇！”东北人把硬币叫“大钱儿”。接着，

李婶问：“你们家过年不吃饺子吗？”雷锋说：“我们南方人讲究过年吃团圆饭。”老乡小杨解释说：“就是吃大米饭，弄几个菜，守年夜。不吃饺子。”看李师傅在擀饺子皮儿，觉得好玩，雷锋抢过擀面杖，擀了几下，却出了大洋相：有擀破皮儿的，有擀得奇形怪状的，逗得大家直乐。雷锋只好把擀面杖还给李师傅。李师傅说：“我没闺女，若有，就嫁给小雷。小雷多好啊！”

李婶去厨房煮饺子，李师傅担心几个年轻人过年想家，不停与他们说着笑话。雷锋还从兜里掏出一张纸，带大家念口令，逗得大家前仰后合。

吃饺子时，李师傅咬到了硬币。雷锋高兴地喊起来：“师傅有福！师傅有福！”李师傅说：“我是一家之主，我有福，全家都有福，包括小雷，也包括今天来的小雷的小老乡们！”不一会儿，雷锋也咬到一个硬币。李婶感到奇怪：“今天我只包一个大钱儿，怎么又咬出一个呢？”躲在一边的李师傅的儿子喃喃地说：“我……我怕自己吃不着，偷偷地多包了一个。可还是没吃着，我没福……”雷锋赶忙对他说：“你是我小弟，我有福，你就有福！”

来到东北当工人的雷锋，在异乡的老工人家里，享受到欢度佳节的快乐，体会到亲人般的温暖。

说到雷锋，我更加怀念原沈阳军区政治部文化部文艺科科长陈广生，想起他在雷锋家乡过春节的故事。

1964年夏天，陈广生与人合作的《雷锋的故事》，在全国颇受关注。为了更深入和更准确地了解雷锋的家庭历史、成长经历，陈广生向上级领导机关提出申请，独自到雷锋家乡参加“社会主义教育”，同时进行细致的调查采访。

那时，陈广生的大儿子尔新出生刚刚百日，爱人张亦还没有随军，一个人带孩子住在抚顺。申请被批准后，陈广生如鹰奔赴湖南省望城县（今长沙市望城区），住进了农民邓德和的家。半年多时间，陈广生吃住都与这家人在一起。

# 春节散记

■胡世宗



张亦想知道陈广生在湖南生活到底怎么样，陈广生给她邮寄了一张黑白照片。那是一张“全家福”，邓德和夫妇坐在前面，手臂间各有一个孩子，左右和身后有4个孩子，消瘦的陈广生戴着一顶大斗笠，站立在后排两个孩子中间。收到这张照片，张亦看了又看，既放心，又担心。

转眼到了1965年春节。2月1日，除夕，陈广生不见了。他跑到乡里供销社，买了5斤猪肉和10斤白面。供销社不卖擀面杖，他买了一根圆头的短棍，代替擀面杖。白菜是邓家自产的。怀着对老邓一家人的感激，陈广生一个人和面、剁馅儿、擀皮儿、包饺子，整整忙乎了大半天，包了170多个白菜肉馅儿饺子。把煮好的饺子用碗装好，摆到邓家的桌子上之后，他还教一家人怎么吃饺子，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吃过饺子。看到邓家老少8口人边吃饺子边不停地说“好吃”，他心头涌上满满的成就感和幸福感。

后来，张亦告诉我，陈广生从雷锋家乡调查采访归来，又黑又瘦，还因营养不良患了斑秃，完全成了一个老老头。见面时，张亦几乎认不出原本只有32岁的丈夫。张亦说，陈广生去湖南，采访本带得少。他那个小本子，当几个本子用，写的字特别小。可想而知，他在那里生活工作半年是何等艰苦。

我和陈广生桌子对桌子工作了4年，后来又同在一个创作室从事专业文学创作多年。我了解他，他对自己的作品从来都是精益求精。他给我写过条幅“集美求真”。他在雷锋题材的创作中，更是一丝不苟。那时，他在雷锋家乡一住半年，过春节也不回家，和农民房东一起辞旧迎新，待房东一家人胜似自己的亲人。我经常用这个例子，叮嘱年轻的作家朋友：“为了创作深入生活的时候，我们需要有陈广生在农民房东家过春节，给老乡买面买肉包饺子的精神。”

一个个春节，记载着我们生命的刻度一闪而过，却留下了坚韧、执着、欢乐和温暖的深深印记……

题图制作：王秋爽

# 杯底的茶叶

■冯斌

坐在高铁上，我取出包里的杯子，看到杯底有一片撒得匀称的茉莉花茶。

心里涌上一片温暖。每次离家前，母亲会默默地把茶叶放进我的水杯，以便我旅途中喝。

世界上最好喝的茶，就是妈妈泡的茶。亮黄的茶色，让我忍不住想起家乡，那儿有茶色的窗子、茶色的乡野小道、茶色的灯光……

我的记忆，被茶色涂满。不同季节，母亲会为我准备不同的茶。她就像寒暑表，察觉着我的冷暖，关注着我的身体。夏天，母亲在我的杯子里放进绿茶。后来，她年纪大了，开始注重养胃，便给我的杯子里放红茶。在部队的时候，母亲跟我联系时常问：“缺茶喝吗？嘴唇怎么起皮了？”望着视频里的我，她焦急地追问，皱着眉头嘱咐我多喝几杯热茶。

休假时，我在卧室刚睁开惺忪的双眼，母亲便悄悄端来一杯热茶，搁在桌边。在家中闲聊，母亲不忘一次次地为我的茶杯续水。她不允许我喝凉茶和“乏茶”，那是她用岁月沉淀的理论：茶放凉了，伤胃黏膜，还胀胃。茶泡过几次后，母亲便说这是“乏茶”，又忙不迭地换新茶。

三道茶有“一苦、二甜、三回味”的说法，母亲也把这个朴素的道理讲给我听：“有多少甘甜，就有多少种活法。苦和甜，都值得。”她的话浸润我的心田，照亮我追梦梦想的军旅路。

忙碌的训练结束后，我习惯泡上一杯茶，翻看和母亲的聊天记录，幸福的感觉仿佛同茶香一起笼罩心田。

返回部队时，母亲会为我行囊里塞满煮熟的鸡蛋、炒熟的花生米、香甜的玉米面煎饼……她知道我喜欢喝热茶，只默默地在杯底放上茶叶，方便我在列车上随时接开水冲泡。爱，不经意地藏在生活的细节中，不易察觉却不会缺席。

有母亲在，我每次出门从没“轻松”过。被她装得鼓鼓囊囊的包，让我一路“负重”。回到部队，我边抱怨边甩下大包。结果，包没放稳而倒地，一包拆了口的茶叶撒了出来。我心里一阵可惜，这是我回家时给母亲买的茶。当她知道这包茶的“名贵”后，不舍得喝，包装自然也没拆。为此，我和

她闹过脾气。气恼之下，我把撕开茶叶袋口，催她记得喝茶。那天离家走得匆忙，我没意识到，母亲又把这袋茶叶偷偷塞进我的背包。她怕我发现，茶叶袋子没来得及封口……

“撒地上的茶叶，装枕头里吧。”母亲在电话那头嘱咐我别浪费地上的茶。她的话很轻，落在我的心头却很沉。我想起母亲为我缝制的茶叶枕头。那塞满烘干茶叶的枕头，助我度过一个个静谧的夜晚。家乡的水，家乡的炉火，还有母亲粗糙的手掌摩挲过的茶，在我的记忆中留下永恒的温暖。

我的心中，不断翻滚思念的涟漪。家，是永远的根，是最深的牵挂，是最美的梦。只要想起家，想起母亲，想起那杯茶，我的心便照进光芒、充满力量。

# 故乡深情

■宋 鹏

## 一瓣心香

休假返乡，我一进家门，看见娘正在包饺子。

我心疼娘，便说：“娘，您该好好歇着，别为了迎接我回来忙东忙西的。”“猪肉白菜馅儿的，你爱吃。你在部队工作忙，好不容易回来一趟，可要多吃饺子。”娘露出微笑。

娘包饺子的手没以前灵巧了，做家务的动作也没以前利索，可她仍尽心尽力地操持着这个家。我心里很不是滋味。

在我儿时的记忆里，家里不是常能吃上饺子。20世纪80年代，大伙都忙着奔好日子，尤其是农忙时节，节令不等人，越忙越没工夫做好吃的。包饺子费时费工，只有闲下来才有工夫做。

在以面食为主的鲁南地区，煎饼、馒头、面条这三样，在一年伙食当中占三分之二以上。包饺子，多是在下雨阴天、逢年过节，还有走亲访友和婚嫁嫁娶时。过年的时候，饺子里要包上几枚硬币，据说谁吃到就预示着来年有好兆头。

娘准备包饺子时，年幼的我会总在一旁盯着，期待着能尽快尝到美味。娘从瓮里舀一大瓢面粉，往面盆里加水，和好，然后在面板上甩开膀子揉面。饺子皮儿筋不筋道，关键在于揉面。既要控制力度，又要掌握分寸，使面团柔软光滑，否则饺子在煮的时候容易破皮儿。

趁着醒面的工夫，娘正好剁馅儿、拌馅儿。菜刀撞击菜板的声音，似一曲节奏明快的乐章。拌馅儿时，放足调味料，娘用筷子快速搅动几十圈。白菜中掺着肉丁，荤素搭配，人间美味。饺子馅儿里，调进了一家人生活

的甜蜜和期盼，调进了家的味道、爱的味道。

这面醒好了，娘把它分成几个小面团，分别揉搓成条、切成剂子。面皮儿在粗糙的擀面杖下旋转，薄薄圆圆的饺子皮儿就定型了。

娘包饺子的速度很快，不大一会儿，盖帘上就挺立了数十个饺子。娘将包好的饺子小心翼翼下锅，一个个饺子宛如进入仙境的小精灵，在沸水中翻滚嬉戏。

夹上一个煮好的饺子，轻轻咀嚼，香气四溢，弥漫口中，萦绕心间。对于我来说，总有一种眼大肚子小的惋惜——觉得饺子没吃够，还多想往嘴里塞几个，可肚子实在盛不下了……

探亲第二天，我去二姨家走亲戚。二姨父听说我要去，前一天晚上就把自己忙活了一个夏天，打着手电筒摸到了知了猴（注：蝉的幼虫），从冰箱里拿出来备好。二姨父知道，这是我儿时爱吃的东西。20多年了，每次我去看他，他都会把我爱吃的食物早早端上饭桌。

细思量，我们每个人或许都有这样的经历，喜欢某种食物，其实是怀念与之相连的某段时光和往事。我爱吃知了猴，是因为夜里跟小朋友在小树林里打着手电筒摸来摸去，从不会空手而归。第二天早上，摸到的知了猴往往是一家人改善生活的美味。

现在，生活的节奏越来越快，身在他乡，儿时记忆中的美味，成了我的乡愁。

有人说，童年是一个人快乐与悲伤的源泉。一顿美食、一段往事、一份情义，也该是这源泉的一部分吧。偏远的故乡，没有都市的繁华和新潮，可那浓浓爱意和款款深情，是我心怀抱感恩、心念未来的力量之源。这爱意和深情，驻我心田到永久。

# 过年

■张长国

来，家里的大门就被踹开了。两个端着枪的国民党军队士兵闯了进来，四处翻找，抢走了家里仅有的一袋高粱米。另一个兵一把抓起灶口摆着的祭灶糖，向呆立着的刘老汉扇了一个耳光，大骂道：“有糖不慰劳国军，充公！”看着当兵的匆忙跑了，刘老汉叹息道：“灶王爷啥时候收了这些坏蛋呀。”

傍晚天黑时，刘老汉正在院子里收拾柴火，又听见外面一阵骚动，有人喊：“又来兵啦，跑啊！”刘老汉没动地方，心想：“家里没有什么东西了，他们总不能把我这老骨头拉走吧！”没多长时间，刘老汉家的破门板上响起敲门声：“老乡，家里有人吗？”刘老汉没好气地说：“早晨你们的人已经把东西都抢走了，没啥吃的。”“老乡，你误会了，我们是解放军。”

听到这里，刘老汉慢慢走出土坯房，伸头一看，两个穿着旧军装、背着枪的兵正站在门外。一个兵说：“老乡，别害怕，遭殃军来啦，跑啊！”刘老汉还没回过神

队要住宿，想借住一下你的房子。”刘老汉看两个兵态度和气，说：“住房子可以，就是没吃的。”一个兵说：“老乡，我们自己有粮食。”

刘老汉家住进来4个兵。没有床，他们就打地铺。头一晚，刘老汉有些担心，一宿没睡。第二天，集合吃饭回来，这些兵看到刘老汉用借来的一点黑豆面熬面水喝，便各自从干粮袋里倒出黄澄澄的小米，凑到一起送给刘老汉。接过小米，刘老汉一时激动地说不出话来。他活了恁大年纪，还从来没见过给老百姓送米的军队。

除夕到了，这是庄稼人的大节日。一大早，刘老汉就盘算着怎么招待住在家里几个兵。这几天，他们不是给家里挑水，就是打扫院子，还爬上爬下帮他补漏的房子修补好。“可得好好谢谢人家。”刘老汉心想。他跑出去借了一些杂面，到了下午，把面和好，用腊萝卜拌馅儿，捏了几十个饺子，准备到初一的时候

早起下到锅里，跟这几个兵一起过年。他想：“这几个兵的家不知道有多远，过年了，家人不知道咋想他们呢。”

天色黑了下来，屋里的刘老汉忽然听见外面喊：“紧急集合！”在他家住的4个兵，打好背包，飞快集合去了。

4个兵一夜没回来。起床后，刘老汉想：“大概有紧急任务。”他一边烧火，一边等着兵们回来。可直到饺子煮熟出锅，还不见4个兵的身影。刘老汉来到街上，发现村口站满了人。他赶紧走了过去，朝村外的野地里一看，顿时惊呆了。

村外的野地，就是兵们的集合地。他们在这里待了一晚上，过了年。数九寒天，他们抱着枪挤坐在一起，脸上挂满白霜。“多好的队伍，为了不打扰咱过年，部队首长临时下了一道命令，所有人一律到野外宿营。”人群中，不知是谁说了一句。刘老汉感到，自己的眼里热乎乎的好日子也将到来。

## 世相一笔

1947年1月14日，农历小年，刘家村的老少都在准备着过年。这天，正是祭灶的日子，刘老汉用鸡蛋跟小贩换了几个块祭灶糖，摆在厨房灶口的灶王爷像前。虽说日子过得穷，这风俗却少不得。

刘老汉在灶王爷像前用秫秸扎了个小马，嘴里念念有词：“一把草，两把料，喂得小马啾啾叫，今年又到二十三，敬送灶君上西天，好骏马，好草料，一路顺风平安到。供的灶糖甜又甜，您对玉皇进好言。”刘老汉在像前磕头作揖，祈求平安。这年月，兵荒马乱的，老百姓不就求个平安吗？

刘老汉刚起身，只听村子里冒出几声枪响，随后是杂乱的脚步声，有人喊：“遭殃军来啦，跑啊！”刘老汉还没回过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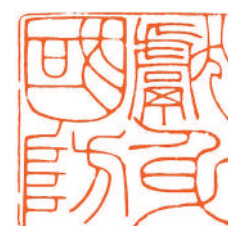


唤醒百花齐开放（中国画）

杨文军作



逐梦军营



献身国防



强军有我

周树龙治印